

西北旅行日記

郭步陶著

1932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 西北旅行日記

隆昌郭步陶著

吳興湯濟滄  
嘉興朱大可  
咸陽李浩然  
常熟李天行  
濟南俞劍華  
涇縣胡寄塵  
上海姚孟勳  
漳樹徐昌言

校閱

(一) 含情脈脈辭京滬

□ 一作天涯客

□ 山川懋寂寥

□ 秣陵秋欲晚

□ 徐浦路何遙

九月二十日。將有事於西北。由上海動身。乘京滬車至南京。六時半起。摒擋瑣務。倚裝待發。老母以酒釀蛋見賜。質量較尋常特濃厚。老人不忍別子之心。蓋隱隱可見矣。溯行。家人環與相別。老母數以語慰我。然聲殊顛側。及上車。猶頻頻言：「隨處留心。早早歸來。」此時之我。意殊愴然。幾不知將作何語以答老母也。爰賦五律一章。以述我懷。

由滬出發叩別慈親

矢志行千里。臨歧轉黯然。祇緣衣食迫。長使夢魂牽。垂老難爲別。含情劇可憐。勞人空草草。何以慰衰年。

至車站時已促迫。恩惠購票上車。頭二等均無坐位。祇得暫爲立待。車將開。馬羣超君忽來。邀余等下車。同攝一影。蓋爲時報之圖畫附張預備材料也。已而車開。余乃從窗隙靜觀沿途農產物。一時極目平原。翠浪千里。不覺精神爲之抖擻。田間所用水車。以人力者。與川省同。以牛力者。川省未有。細察此種車水之牛。其工作全係自動。並不俟人從旁督促。亦可異已。因口占一絕。

### 京滬道中觀水車

一架輪車一草棚。源泉引注激而清。老牛畢竟循良慣。不用人催自在行。

又見一風車式水車。頗有科學意味。其製法係在水車上裝一風扇式之機輪。風來則吹之行動。其意猶之豫陝間之水磨水碓。前人詩有「雲碓無人水自舂」之句。蓋可想見其情況。不過彼借水力。此借風力。形式微有不同耳。

火車汽車。於交通誠爲便利。但以游觀爲目的。反覺多所遺恨。譬如龍潭。固國殤之地。車過時。余心甚欲下車細觀形勢。徧訪鄉老。詢以當時作戰情形。及國殤之葬所。而車不能待。祇得悵悵而已。午後四時一刻到南京。以竟日勞頓。在旅舍略事休息。回思龍潭經過。猶有餘恨。爰賦二截以記之。

### 過龍潭感賦

記得龍潭舊戰場。當年曾此卜興亡。車輪不爲行人駐。空向雲山弔國殤。

### 其二

輪碾荒郊。遠樹低。望中葉落短長堤。時平壯士幾人在。日沒龍潭烏亂啼。

二十一日。晨起無事。往花牌樓舊書店觀書。於無意中得書二種。(一)三國志考證。(二)

(一)五代春秋志疑。此二書價極廉。似尚有用處。故設諸行篋。

午間小有酬酢。午後二時許。與王君安之。王君懋。三步行街市。略觀首都社會狀況。經過局前街。馬府街。中山路等處。中山路最爲寬大。築時曾拆去房屋不少。開闢草萊。成此宏規。殊非易易也。繼至國民政府內參觀。其地舊爲督署。內有石船。係一船形之屋。其底全以石造成。山石船轉。出一廳。外懸二聯。一較俗。不復記憶。一較好。聞爲劉坤一所撰。錄如次：

面面窗軒。日無障礙。

重重山石。骨自嶙峋。

此聯所寫。乃其地實景。而寓有廉明公正之意。故可取也。行至科員辦事處。不能前進。聞在國民政府未改組以前。全府可通行無阻。近始有此限制。轉至記者招待室小坐。室約三樓。內有數人。專事接待。有一案。專設命令等公佈文件。備各記者往抄。據懋三言：「此室茶味

特濃厚清香。訪務疲乏時。輒來此品茗小休。」云。

出府往游鷄鳴寺。此處余於二十年前曾一游覽。其時方專注精神於南洋勸業會。對於古蹟名勝。僅患患一瞥。未暇細觀也。今則同行者有感。三熟掌故。雄談辯。且談且行。增人游興不少。爰述所經大要如下。(一)鷄鳴寺。寺在鷄鳴山上故名。此山與紫金山獅子山遙遙相望。作三角形。而此山林木較葱鬱。寺內有茶座照相館等。遊人往吸茗者。寺僧輒以菓盤進。茶座三面有窗。窗外山環水複。風景殊佳。(二)臙脂井。井在山之半坡。井中已生綠苔。井底尙有水。俯視之。似頗清。井上有輾轆。但已無繩索。不知尙能取水否。井旁石碑。刻臙脂井三字。蓋六朝時張麗華投井處也。(三)誌公臺。臺在寺旁。相傳誌公在此說法。梁武帝剃度後。曾在此聽經。臺內有三神像。一爲誌公。一爲梁武帝。一爲唐明皇。唐明皇像在此。不知何所取義。據寺僧云。「明皇死後。其魂魄曾來此。」殆齊東野人之語也。(四)臺城。城在臙脂井之北側。有內城外城各一。皆僅遺一段故址而已。憑高遠眺。不禁百感交集。爰綴短吟。聊寄遐想。

鷄鳴寺遠眺

鷄鳴寺對紫金山。虎踞龍蟠氣萬千。今古興亡成敗事。一齊奔赴眼簾前。

臙脂井

風流兒女事。零落帝王家。剩有千年恨。難期八月槎。後庭歌未已。玉樹影西斜。寂寂臙脂井。時無張麗華。

謁誌公祠

祠宇荒涼映夕暉。誌公經典是耶非。緣何我佛無邊法。不爲蕭梁一解圍。

二十二日。 山京轉平浦車往徐州。晨起。乘汽車出京。行至下關碼頭。一鄉童橫穿車前而過。幸車夫目銳手敏。亟停車。否則童爲車下鬼矣。事後。車夫趕打鄉童。路警又袒鄉童而責車夫。經人排解。始得無事。此事固曲在鄉童。然車夫亦不應擅自打人也。十一時過江。往平浦車站。見兩旁滿隊兵士。並有持槍值崗者。氣象殊森嚴。上車後。見車式與京滬路異。二等座分隔作小屋。如輪船之房艙然。屋外餘地甚窄。僅能容一人行走。將近十二時。地上所臥兵

士皆列隊整裝準備上車。聞將開往蚌埠云。

車行。推窗外望。農產物多呈黃色。田間頗帶旱象。所行漸多山地。居人房屋。漸有北方意味。五六歲小孩多全體赤露。一絲不掛。今之提倡裸體主義者。對此當大贊成也。傍晚時。忽有一八字鬚身體肥胖之商人。不速而來余房內。余方欲問。適查票者至。見之。即與寒暄。似頗相識。查票者云：「君之貨已講妥否。」答：「已講妥。允我裝八十磅。」查票者云：「君之面子真大。現在兵車緊急。客貨車已三日未開矣。」言畢。恩恩去。聞此人係火油商。在蚌埠開有商店。言談尚清楚。對於馬二行動。頗有批評。惟身居武人治權下。不能暢所欲言耳。至蚌埠。天已黑。計程僅三百六十里。不過當浦徐全路之半。而時間則已去七小時。照此比例。須夜間二時許方能到徐。心中念此。甚為煩悶。乃入夜後。車行更多耽擱。在南宿州一處。且停至二小時以上。其原因皆係讓兵車也。於時精神漸倦。甚思引枕稍憩。乃甫臥。忽爾全身奇癢。不能合目。細視之。則車內壁論甚多。其情境不亞於舊式之小客棧。從此睡既不能。坐又不安。而停車程度仍不稍減。遲至四時五十分。始到徐州。此車本為特別快。而實際乃特別



慢交通狀況至於如此可慨也已。

(二)行李恩惠到汴徐

□江山留勝蹟

□詩意滿前頭

□車外風兼雨

□哀吟動客愁

二十三日。以昨晚竟夜未安枕。在徐小住一日。略事休息。午前倦極。眠至十時餘方起。盥洗畢。出訪馬半癡君。馬君先有電約。由北平南來。與余等在徐相晤者。晤談後。知馬君亦爽快。人惟語言間似不願多延時日。頗有到陝即止之意。余意如交通真不便。固不必勉強前進。倘實際上有一分可往甘省者。總以一往爲是。因甘省鄙遠。其地真實情形。外間知者殊少也。午間出行街市。見商况蕭條。錢幣混雜。兵士多居民屋。社會民生。殊少進步。飯後往觀徐地古蹟。以消磨此半日餘暇。先至城西南隅。在城隍上登燕子樓。此樓爲唐張尙書建封妾

雲 龍 山



關盼盼所居。張死。關曾獨居此樓十餘年。未下樓一步。吟燕子詩三首。張仲素繪其樓。白居易和其詩。樓三楹。作燕子式。今已頽敗不堪矣。因賦詩以紀之。

燕子樓

從來富貴易銷沈。獨上危樓動客吟。三首詩成傳恨事。十年心苦爲知音。侯門劫後情如許。燕子歸來感不禁。可惜時無張仲素。白雲黃葉又秋深。

出城至南關外。登雲龍山。此山爲宋張山人天驥隱居處。其對而有范亞父之墓。距墓不遠。有西楚霸王之戲馬臺。其右有黃茅崗。崗下有烈士墓。爲歷次戰事中死於國事者之埋骨處。山前後刻「雲龍山」三字之處甚多。大抵爲游此山者所刻。山頂爲張山人住處。額「張山人故址」五字。近山門處有一碑亭。碑上所刻爲清帝賜陶雲汀宮保詩。及陶所築印心石室。

圖與記其事之詩。惟字跡已模糊。不能細辨。入山門。見有書「放鶴池」三字之亭在其側。亭內有井。井上有明人所書之「自井口至及泉處爲七十八丈」等字。後人所題詩字刻石者頗多。茲錄明晉江蘇茂相所作一首如下：

石磴盤紆入翠微。坡仙曾此試春衣。杏花十里今何在。悵望亭臯鶴未歸。（此詩作時爲天啓丙寅年重九）

放 鶴 亭



其中爲放鶴亭。四壁皆刻後人詩句。近人陳陶遺所書一首。於徐地今古戰爭。尤多感慨。詩云：雲龍山頂月蒼茫。此是當年舊戰場。百劫重城玄鶴返。千尋大壑老龍藏。關河不改英雄氣。世俗巧爲兒女妝。一任笳聲催晚歲。寒枝自有滿天香。

山前後土人有借此販賣碑帖者。但多僞託。殊難辨認。如蘇東坡所作之放鶴亭記已不存。

在。惟清乾隆帝所補書者尙可得睹。此文於雲龍山歷史述之甚詳。因並錄之。俾後之遊此山者。便於認識焉。

###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競。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喜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偕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翫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散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登雲龍山。尋蘇軾此文遺跡。不可得。因書以補之。御筆。

「黃茅岡」三字。刻於山右石上。相傳爲清帝乾隆御書。但山石爲風雨所蝕。字跡已不甚分明。沿岡上行至頂。有頽垣破屋數椽。門首有近人所書「書院茶社」四字。以

黃 茅 岡



情理推測。此地當係舊時書院。今則利用之爲茶社。但入門後。惟見許多損壞物件之痕迹。不見有所謂茶社也。此岡之名所以傳播。蓋以宋時蘇東坡守徐州。常從張山人飲。醉則臥於石岡上。曾作黃茅岡詩。爲士林所傳誦。其詩云：

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仰觀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元豐元年九月十七日張天曠蘇軾顏俊王鞏始登此山。）

（山東泰山後靈巖山下亦有黃茅岡。並刻有東坡詩。或以其名同而歟會之歟。劍華附志）

是日天氣清和。游人甚衆。行至半山。見風逐雲飛。落葉滿山。頗似一幅天然畫圖。至山頂。振衣俯視。披襟當風。不覺使人輒動遐思。因漫成一律：

### 登雲龍山

彭城山勢自崔巍。風逐雲飛去復來。此是當年爭戰地。誰爲今日治安才。岡頭石亂羊廳

走井底泉枯鶴不回。遙望蒼瑩思亞父。夕陽衰草有餘哀。

傍晚返旅舍。同行者言。徐地尚有太白樓。樓上有太白題詩。初本可以隨意觀覽。近爲保存。右蹟起見。已用鐵絲圍住。祇可略視。不能搨印。殊可惜也。又徐州車站旁有土山。相傳卽後漢關雲長與曹孟德訂約處。予聞此。意有所觸。爰賦詩以詠歎之。

土山盟曹

土山盟會亦安劉。箇裏鉤心圖智謀。遺迹已隨塵劫去。英名終爲漢家留。雄才大略忙中見。虎口餘生死裏求。到底降曹非本意。關西義氣自千秋。

二十四日。轉隴海車。向汴洛西行。晨起整理行裝。買票畢。行李久不至。詢之。云收行李之站員尙未到。其時距開車時間僅三十分鐘。站外行李貨物。且如山積。觀此。心殊焦急。查京滬杭鐵路。賣票員與行李房職員總同時到辦公處。似尙不至有如此現象。上車後。見二等座格式。與平浦車同。但表面似較潔淨。查票等職務。多有外人在內。蓋隴海路有比意等國債務關係也。車站不售月臺票。上下車均無人驗票。辦法殊不若京滬杭鐵路之周密。或亦環

境使然歟。車行一百八十里至礪山。其地梨甚大而味甘。亦名產也。遇此則爲河南界。前日所行多爲安徽境。今始入豫。蓋蘇省地形頗彎曲。與皖豫魯皆犬牙相錯也。十二點半午膳。係在餐室會食。室頗雅潔。飯後至蘭封。(屬舊歸德府)自徐州至開封。到此恰爲一半。又前進經一新設之民權縣。其地舊爲李八集。現雖改爲縣治。景象仍甚荒涼。其設立緣起及命名之意旨。均不詳。意者民軍曾在此立戰功歟。車停。見茶役數人。以洋鐵桶提水洗車頂。心頗有所感念。蓋京滬杭車擁擠不堪。秩序殊欠整齊。平浦車積塵寸許。座中滿儲壁蝨。使人竟夜不能交睫。似皆不如隴海車辦事之可取。但行車時刻。亦有可議。查路局定章。此車應午前六時二十分自徐開。午後二時到汴。今開車時遲至六時三十五分。到汴時遲至五時十分。然則行車時刻不準確。各路固大抵相同也。

車至汴站。見有數十婦孺。手紅綠小旗。遙遙呼喊。細視之。則爲歡迎余等而來者。此等婦孺。乃紅十字會留養之災民也。其時煙雨迷濛。涼風淒切。余等方欲向之致辭。而歡迎之代表已登車。邀余等入車站。代表姓名如下。



(一) 鄭維屏 (河南民政廳特務員) (二) 崔作霖 (河南振務會委員) (三)

劉振武 (河南振務會放振組主任) (四)

(馬騰霞 (河南民報社記者))

在站小坐。至招待所晚餐後。隨同人出浴理髮。余向來沐浴多在家中。此番出浴。尚為第一次。浴室習慣多不諳練。殊可笑也。

(三) 小駐夷門增感念

□ 卅年一回首。

□ 華屋幾山丘。

□ 微禹吾其魚。

□ 感念難自休。

二十五日。今日為廢曆八月二十三日。適為余

吹 臺



開封救濟院殘廢民



西北旅行日記

四十九歲初度。余本生於汴垣。今舊地重游。適有人爲余述豫災狀況。能無黯然。特賦詩以紀之。

汴災吟

我本汴梁產。今又汴梁游。轉眼數十年。人生何悠悠。回憶我初生。正是天旱時。到處人吃人。慘狀不可思。婦女戴滿車。幾錢買一口。孩童無人要。號哭隨人走。家中有死亡。屍骸復不保。易孩與炊骨。更不知多少。種種慘苦狀。父老常談論。我心竊悲傷。所言無乃甚。耆番我重經。遺迹苦追尋。滄桑變陵谷。感念難自禁。孰料災荒情。今古同一轍。三年兩逢旱。求死不可得。天時既如此。人事更相迫。腹餓雖

院 濟 救 封 關



西北旅行日記

難忍。官糧安可缺。鬻兒賣妻女。且暫顧眼前。心頭肉剝去。療飢能幾天。強壯走四方。爲匪

以自活。老弱坐待斃。有口無從說。問天天不語。繞屋自徘徊。惡因誰爲種。竟釀此巨災。來日且莫談。往事都成灰。我亦劫餘生。涕淚滿襟懷。

上午十時。以事至省府。見府中職員。均布衣短袂。警衛持大刀。不攜槍。形式與南方官場大異。府門外爲一大操場。陳列運動器具頗多。據云：「府中人員。無論大小。均須早操。」但實際行動。亦祇循場行走一周而已。出府。略至數處參觀。（一）救濟院。院中所收容者。多爲災民。老幼男女。殘廢人等。均有。年壯者作工。幼小者聽

開封中山公園前門



西北旅行日記

明則令之讀書。愚則授以工藝。總數約百餘人。院址係一廟宇所改。院長及辦事人均服布

製中山裝。中有女職員一人。裝束略似上海之舊式學生。(二)圖書館。此館係舊二會祠所改。清季祠內曾辦有辦香書院。每月逢二八出題。考泮垣學子。名曰月課。其聲譽與游梁書院大梁書院相埒。余於三十年前曾在祠內應考。今則書院與二會祠皆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詞。惟房屋形式尙彷彿耳。館中書籍似不甚多。惟存有新鄭出土之古物多種。頗爲名貴。(三)中山公園。此園爲舊龍亭所改。龍亭爲趙宋宮殿之遺址。亭內有龍墩。墩下有井甚深。欲觀者須納小費若干。乃可持燭一探。今既改爲公園。此

種遺迹已無從細考矣。亭外有二湖。一爲潘湖。一爲楊湖。傳爲潘妃楊妃游盞所。至今則爲鄰近居民公共浣衣處矣。湖外爲午朝門。今已改易名稱。門外有二獅。相傳爲宋時物。獅口東張。西台張者爲雄。合者爲雌云。(四)民衆圖書館。此館係舊文廟所改。大門內設有運動器具。二門內貼有關於常識之圖畫甚多。館之中央列有佛像多尊。不知何所取義。(佛

開封古物保存所存周代石碑  
(係新出土者)



像大概係六朝石刻。亦美術之一。土人多盜賣於外人。爲政府截獲者則置於公共場所。亦猶西洋之彫刻也。劍華附志。

往觀時。尾余等而入之鄉人頗多。既入內後。彼等並不觀書。僅耽耽逐視余等之行動。

開封古物保存所存之古物一像佛金質



亦可異已。館中存有洛陽新出土之古物及碑石甚多。聞已編號列圖。將印專書。或在上海發行云。(今已在商務印書館發行矣。劍華附註)

有條不紊。從臺上四望。一色青青。葱翠可愛。設有水機。可以汲水灌田。小有乾旱。尚不受何影響。場右有養蜂處。處中主任曾將養蜂收蜜各種器具。及蜂桶中已成未成之蜂房。一一出示。並為詳說其原理。余至此。乃知養蜂雖小道。亦非有科學知識不能從事也。臺上為禹王殿。殿前列有清時治水器具二具。木質紅色。其端為鐵。中空。有機作螺旋形。無說明書。不知

開封外隄黃河上水牛爲立爲代田生  
封和隄外黃河上水牛爲立爲代田生



其用法。觀畢。設筵。主人命侍役以活魚至客前。請言烹調法。此爲豫省新近之俗例。必如此

乃爲敬客。實則余見活魚爲余而死。心殊慘惻。難言也。(宴用活魚。乃山東之劣俗。不知何時已蔓延至河南矣。劍華附志。)

二十六日。因觀黃河險工。多留汴垣一日。晨起乘汽車出共和門。往中牟縣屬之黃河出險處。出城後。初尙平坦。繼轉入河隄南行。則沙土甚深。車行簸蕩不安。約十餘里。到黑崗山。有大王廟。廟門已用磚堵塞。廟前有二鐵牛。相傳爲鎮水之用。其對面爲黃河北岸。相距三十里。爲陳橋。卽宋太祖黃袍加身處。又行五十餘里。爲東障寨。寨內有河務分局。局

視察團中抵車黃河堤視察口處



內辦有一小學校。但寂無一人。據門者云：「校中教師卽局中辦事人兼任。今河工緊急。辦事人均赴工所。故無人讀書。」又云：「前一二日寒前後居人已搬徙一空。今聞工程可免出險。乃漸移回。」然則此次黃河險况。蓋可想見矣。略進食物。出局將登車。黃河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何其慎適從外入。談悉渠方請款回。亦即將到工視事。又行二十里。乃到河工處。其地爲中牟縣屬之下汛二堡。險處共有二。一處已沖塌十餘丈。所搶修者方三四成。然大勢已可保無虞。一處所塌較小。時正下石搶護。其被沖處爲一大樹根所在。余等立未移時。此樹根已被濤波掃去。是其危險尙未全去也。此處曾於前



中牟縣下汛二堡黃河出險處搶護情形



清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決口一次。水流十二小時。卽直達浦口。三省人民受災之重。不可言喻。事後費銀一千三百萬兩。方得合龍。此次幸有省政府設在開封。故發覺尙早。否則一有耽擱。其禍卽不堪設想矣。主持此項工程者卽何委員長。何係太康人。日本士官生。回國後曾任師旅長等職。今乃致力於工程。且所用方法頗能新舊融治。適得其宜。亦可謂難能矣。歸店後精神疲極。幾不自持。飯時飲熱湯碗許。出汗一通。頓形爽快。夜間赴書肆爲培師購縣志。得離山一部。版本不甚好。然他亦無可得者。

繼乃整理稿件。與馬君合草通信一篇。就枕時已一時有半。

(上 同) 險 搶 工 河



(四) 徘徊鄭洛且停車。

■ 山澤非天險。

■ 崎嶇在世途。

■ 虎牢關未改。

■ 晉楚近何如。

二十七日。乘汴洛車往洛陽。余於晨七時一刻上車。王君安之以有女同志在鄭相候。先一日行。此車無頭二等座。全車統為三等座。坐定後。車久不開。見兵車運到二次。予心頗疑為兵事。彭響後詢知係車頭損壞。非有他故。心乃安。開車時已八時二十分。此次車中情形。與二十四三四小時已查出無票者多人。又有一衣軍服。日略有不同。人數較前紛雜。查票次數較多。

者買梨一大麻袋。約重數十斤。橫置於行路處。爲隨車憲兵查見。大加責備。然亦未令加票。惟囑其車停卽下。憲兵去。坐客多譁笑。並有人言：「此兵太不聰明。倘將大袋分作數小袋。而僞寫數人名姓於其上。則誰能責之者。」此事雖小。亦可見人心之日趨於詭詐矣。

十一時三刻抵鄭州西站。徧覽安之君不得。頗疑爲女同志所攀留。車行約十分鐘。至東站。安之君始珊珊而來。余心乃大慰。鄭州爲隴海平漢兩路之交點。有虎牢關之天險。三十年前。余隨侍先祖父赴盧氏。曾經其地。於時余尙幼。不諳關塞形勢。所留余之腦際者。惟關頂有石洞。洞中牀椅桌凳皆以石爲之。炎夏處之。異常清涼。今復過此。以時迫不能下車游覽。不知此石洞尙依然如故否。午餐時。友人約予至會食廬進食。其地甚窄狹。與二十四日之餐室迥不相同。蓋僅就廚房置一二坐位而已。且坐處近火爐。熱殊難堪。又適值經過十二山洞。其異非常。所進爲大餐。歷時甚久。在友人固爲善意。而余則頗以爲苦。是日車旁所見。與前數日不同者：（一）開車時。揚旗者不吹警笛。而吹小洋號。（二）車旁賣食物者不能近車。須乘客自下車往買。（三）車停時。每有人提壺持碗呼客飲茶。蓋

北人惜小錢。乘車常竟日不泡茶。到站乃零沽取飲也。(四)所買食物如柿霜大瓜子等多爲江南所未有。(五)路旁人家多爲山居之窯洞。(窯洞卽古時所謂穴居)且有火車路較居人房屋爲高者。

到洛陽已午後五時餘。旅舍房屋較開封爲次。連日勞頓精神疲極。略進食物。同行者盡出浴。予獨草草先睡。以冀小休。不料方一就枕。大隊壁蝨卽紛紛惠臨。竟使予欲睡不能。亦太惡作劇矣。

(五)燒餘劫火悲周子

■火街復遭火。

■中原劫運多。

■左遷與右調。

■遺迹半消磨。

二十八日。晨起稍遲。方草成家書一通。卽有洛陽振務會人員來談。(一)名孫維康。號雪

亭。(一)名許鼎臣。號石衡。(一)名呂寅清。號敬齋。(一)名楚功奇。號尙文。(一)名楊思溫。號恭齋。五人皆當地鄉紳而親辦振務者。據所談。洛陽災象亦不輕。但性質爲人災。易言之。乃出於盜匪之焚燒劫掠也。飯後與洛陽振會許孫二君同出看災。先至東關西大街。見被焚房屋甚多。詢之土人。知爲十六年五月五日匪來攻洛陽時所焚。被難者數百家。被匪綁去者五十一人。年來陸續贖回。至今尙陷匪窟者猶有一人。次至中山東街。見房屋亦多被燒。關係十六年三月二十四五兩日所燒者。是爲劉治公之二軍與紅槍戰時所留之痕迹。居民至今談及。猶有餘痛。其地舊名火街。因街中有七洞窰故址。乃趙匡胤產生之處。據云。趙生時。其屋頂有紅光如火。故名。又西行。有一碑。刻「孔子問禮曾至此」數字。其相近處有賈太傅祠。當往謁焉。撫今思昔。情動于中。默誦「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句。不禁感慨繫之。

## 謁賈太傅祠

行役踐中。拜勤訪聖賢迹。仰瞻賈傅祠。古柏動幽碧。我思漢文帝。宣室傾前席。亦有望治

洛陽西側房式爲前直將軍領吳子玉之司令部



西北旅行日記

心廣布陽春澤。維生正年少。青冥宜振翮。盡此危苦辭。發彼素餐責。絳灌真小兒。何事苦

煎迫。可惜國士材。天涯永淪調。得失費

思量。天心多變易。熠熠後世名。惜君當

日。我來歲將暮。秋風動郊陌。鼙鼓落

寒北。中原千里赤。畏禍等蟬寒。憂時如

痞積。感念風流人。治安有奇策。

午後至南關。見田地被水淹沒者多。關係

洛水氾濫所致。數月前水利委員會來查

勘。言欲救此災。須築大閘。非百萬鉅款不

辦。其對面約二十里爲龍門。碑石甚多。時

正爲匪盤踞。不能往觀。甚可惜也。其西有

天津橋。古人曾在此間。吳子玉被困於

洛水亦卽在此橋上。後至七里河。經過西宮營。營房規模甚大。係吳子玉在洛時所建。築營外約二里。計有無線電臺。亦吳氏所創設。老友莊君達曾主持此臺電務。曹君仲淵前往參觀。頗議其陳設未能革新。是爲十年前事。今則時移勢易。吳氏已遁迹蜀中。苟延餘喘。洛陽局面亦一落千丈。無復可以左右全國之資格。將來發展此電臺之功用。正不知將待之誰何之手矣。又渡澗水。乃抵七里河。其地係一小鎮。距縣城約十餘里。所以名爲七里者。乃舉周代皇城相距之里數論。非與今之縣城相去遠近也。鎮口山坡有一大碑。已倒仆。俯視之。爲明人所建。碑文所述略云：「此地乃周公左灑右澗所卜之故址。因去皇城七里。故以名河。」時亂年荒。此碑無人注意。一二年後。恐將磨滅淨盡。無可稽考矣。於時有馬隊一營。正向鎮方開去。鄉人見之。三五聚談。羣謂：「前月匪來焚屋時。正在白晝。搶劫情形甚慘。老百姓皆向軍隊請援。軍隊答以未奉命令。不能妄動。相距咫尺。竟坐視其搶燒而不救。不知國家養兵。究何所用。今匪已掬掠而去。又不知此大隊人馬去將何爲也。」予聞此。心爲惶惑。不安者久之。

燒殺以後之洛陽



(六) 歷盡艱難弔瀾池

□ 父老述哀詞

□ 涕泗如滂沱

□ 饑民反餓死

□ 其理果云何

二十九日。晨八時。乘洛陝車赴瀾池。豫省府所派送余等之人員。則轉洛汴車返省。蓋其時陝豫軍事尙相持未下。過洛陽則非豫省府勢力所得達云。此次所乘爲鐵棚車。其形狀頗與長江輪船之統艙相似。旅人須自佔地位。方有坐處。此車無頭二等座。三等客座須極早來。方能佔得一席之地。尋常人未帶行李者或可得之。今余等行李多。去時又晚。故祇好權與苦力同



居然細思余乃筆耕舌耕之人。亦苦力也。坐此車乃余本分。以視前此坐頭二等車。日進大餐。心中猶較安適也。車棚多有槍子打破之小洞。爲歷次戰爭時所留之痕迹。十一時許。至義馬鎮。車忽停。疑前有兵車。矚之亦無所見。但聞站中電話鈴聲接續不斷。想係行車上另有障礙也。

午後一時許到灑池。方欲下車。見有一排守制服者。手執迎旗。向予等遙立。另有多人。隨即上車。詢悉來者爲縣長劉榮新。教育局長趙曾佑。救災會陳雲路。縣黨部張思炯。振務會陳炳章。紅卍字會劉子楨。及縣警察多人。當即相與步行入城。自車站至城內中山大街。景象皆極蕭條。商肆多閉。已不成市。住振務會內。略問災由。陳炳章君歷述連年荒旱及兵匪蹂躪情形。言至沈痛處。輒繼以哭泣。余本耳聾。不知不覺中亦陪之垂淚不止。中發招待者以海參廣見饗。回思陳君所言。對此盛饌。真覺難於下咽。飯後。由邑中父老嚮導。借田馬二君乘騾往北鄉鎖門鐘看災。沿途所見田土禾稼。尙非全荒。亦有人耕地下種。或收穫穀類。特不甚多。田禾爲蟲所害者亦不少。此爲灑池天災之概況。至於人災。則有距城五里之莊村。

房屋被焚者數家。距城十里之留果村，亦燒去民房數十間。正查問間，忽聞哭聲甚慘，詢知其地方死一災民，無錢埋葬，婦女相與席地而哭，詢其死狀，則云：「此人餓餓已久，近忽得食，稍過度，遂發病而死。且村中死人如此類者，已數見不鮮矣。」正悵悵間，鎖門村居人復請前往觀災，從之。所經多深險之山溝，乘驢既不放心，步行又足力不健，更恐時間不許，日暮途遠，幾至進退維谷。誠此行第一次爲難處也。越過山嶺時，已暝烟四起，乃草草一看，卽行歸城。被災處爲任家壩，燒屋至八十餘間之多。屋主環繞余等而泣，意在請求振濟。可惜余等非放振員，未攜有鉅款，無由拯救，此哀哀無告之窮黎也。

### 鎖門鎖看災

鎖門鎖外夕陽斜，劫火燒殘廢幾家。野老含情空涕泣，行人無意問桑麻。方傳慈母朝尋子，又聽孤兒暮哭爺。不敢高聲談世變，相驚只怕過公車。

余久不乘騎。此次不得已騎驢代步。私心常懷慄危懼，而上下更覺外行。途中上驢，皆係他人從旁扶持。驢本坐騎中之最易駕馭者，而尙鬧出如此笑話，亦太可憐矣。余所乘之驢，性

馴而善走。行時總在同人之前。歸程以誤走途徑。以致走一刻鐘黑路。始得入城。余心雖稍感恐慌。然尙無大苦。田馬諸君則因驢行較緩。竟摸索後行至距二三里之遠。馬君且以眼力不佳。幾至墮入澗中。亦云險矣。

(七) 崕嶺風雲呈變態

■ 鼓缶思相如。

■ 振翻懷馮異。

■ 遙遙按二陵。

■ 風雨猶能避。

三十日。以昨日身經困頓。精力疲乏已極。七時半方起。盥漱未竟。各機關開歡迎會之代表已來相邀。余欲略事休息。乃留守會中。馬王田三君應命而往。散會後。同往西關外看秦趙盟臺古蹟。其地距城約二里許。臺高二丈餘。寬八丈餘。然僅一堆荒土。並無盟會痕迹遺留。其旁有一碑。文爲「秦趙盟臺」數字。乃民國三年國民黨員李某所立云。

秦 趙 會 盟 處



秦趙盟臺

灑池盟會臺猶在。秦趙山河早已墟。異響當年傳岳瑟。閒情今日話樵漁。允文允武謀猷定。能屈能伸體態舒。樽俎折衝誰得似。教人怎不慕相如。

據此間父老言：「北區距城二十餘里，爲東漢初馮將軍異大破赤眉處。」查此事在光武三年。史稱馮大破赤眉於澱底。澱底卽嶠嶺之下。灑池距嶠嶺六十五里。澱底距灑池二十餘里。中間相去不遠。山脈相連。揆以地勢。殆無疑義。又據史稱光武帝降靈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鶻，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尤可證父老所言之有據。惟其地在叢

山中現爲匪佔據。不能往觀。世尙有馮異其人乎。吾甚望其來瀟一行也。

午餐。又蒙各團體以盛饌相款。食之甚爲不安。席間有縣長劉榮新君。係甘肅隴榆縣甘草店人。據劉云：「甘地災荒。較豫陝尤重。甘草店卽爲著名人吃人之地。余家餓死之人已不少。余之親族。有冒險逃出者。至陝臥病。而所攜旅費已用盡。無可爲計。幸余聞知往救。否則亦作他鄉餓殍矣。」又云：「余家老人皆無飯吃。余雖在此暫膺民政。而每日所食。皆爲素菜。決不忍心吃葷。目擊豫地災民。默想家中長老苦難。實令人心痛……」言至此。聲漸低。喉漸哽。一泡眼淚。卽如串珠而下。舉座爲之悽然。余更忍淚不住矣。噫。余非愛作兒女子態者。乃同情心所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瀟色連年歉收。不時亦有慈善團體來瀟放賑。去冬台派代表赴鄭請振款。不意時局忽生變化。振款竟爾中斷。土匪因之而起。六月二十三日。邑城爲土匪攻破。城內駐軍譁變。營連長均受傷。匪遂如入無人之境。後經陝軍開到。方將邑城收復。而郵政局長釐稅局長均被匪綁去。人民被架者二千餘人。房屋被焚者歷十餘小時始熄。城內肉票至今未贖回者尙

有二十餘人城外尚有一千餘粟未經贖回。南區爲土匪久據之地，赤地數十里。上中下戶均無糧可收。然微聞全邑軍糧，官府猶派三萬。又鄉間民地，何軍插旗，其地卽爲何軍所圍，糧食卽歸何軍收獲，所傳如不虛妄。是無異率軍隊以食垂斃之吳民矣。

又聞六月二十七日，灑邑北區之南村，約計百姓四百餘家，被匪蹂躪不堪。同向黃河北岸山西之垣曲縣逃命。船至河心，忽爾沈溺。其時垣曲縣長爲海姓，乃灑池縣人。見此情形，急向衆大呼，能救起一人，無論死生，給洋十元。結果撈起二十餘人，然生者僅九人而已。其後灑邑災民聞海在垣曲，遂紛紛冒險而來。但海亦非富有資財者，救之不能，拒之不忍，惟相與痛哭而已。（振務會陳炳章君所言）

飯後仍附洛陝車西行。到站，洛車亦適至，仍係鐵棚車。且人數更多，秩序更亂。倘非有送行者相助，恐尙不易上車。行二十里，經英豪村，卽唐杜甫所投宿之石壕村。今則劃爲匪區，幾無人敢入其地。又二十里爲觀音堂，形勢險要，匪類甚多。又二十五里爲峽石嶺，卽古之嶺嶺。今已開闢山洞，通行火車。山靈有知，不知將作如何感想。聞此山洞係用火藥所炸開，會

死多人。方告成功。今日所過山洞甚多。而最長者則爲此洞。約歷十分鐘。方行過完。到陝約四時左右。較之他日。車到爲最早。居民咸以爲異。奉相語曰：「今日不誤點。乃有此早到之車。」一似誤點爲行車之當然。而不誤點且爲例外矣。

(八) 陝靈今昔大塢思

昔有甘棠樹。

今惟少癸呼。

仙翁何處去。

滿地盡萑苻。

十月一日。八時半起。早餐畢。卽偕王田二君。與縣府振會兩代表。同赴鄉間看災。出南門。沿火車路東行。其地俗名東溝。見田間禾稼尙多有青青之意。荒地尙少。表面實較澗池爲好。民間房屋亦無焚燬。詢之土人。秋收可有四五成。麥已下種。此後雨暘能順。遂明年可望有收。此係去城二十里以內情形。但在三十里以外。則匪徒甚多。田間雖有收穫。百姓多不

敢回家。無論貧富。家中均不能有升斗存儲。有則必爲匪徒所光顧矣。是日所行處。經過近時軍隊所掘之戰壕甚多。壕寬二尺許。深一丈餘。壕外爲數十丈深之山溝。同行者多沿壕而走。行不百步。則有一溝隔之。必跳而過。余以足力不如人。每經一溝。必須人扶掖。方能越過。殊自慚怍也。此處居民房屋。多在山洞中。兩端有大門。入門後經過地道。再上山坡。乃達屋中。屋旁有高峻之砲臺。以土石雜築。並架槍砲。據土人云：「此槍砲並無子彈。如有匪盜。仍係用石拋擲而已。」歸途遇婦孺多攜小竹籃。詢之。知爲領振粥回者。啓而視之。每籃約有二十大碗粥。乃雜麵和豆所煮。嘗之。味亦不惡。惟外表不甚美觀耳。

回棧休息片刻。赴大舞臺各團體之歡迎會。此會主人爲振務會救災會及各團體代表與縣長澹臺凌等。主席爲救災會之請振員曲完善君。先述歡迎之意。後並將其請振結果。向衆報告。王田兩君亦各致答詞。將散會。勞座到有女性二人。裝束頗入時。舉止甚闊綽。余意當爲機關或團體中之職員。後知非是。蓋大舞臺是日午後將演戲。二女乃觀客之較早者。陝地市場尙有戲看。觀客尙有豪富形狀。以視灑池之全城破碎。滿目淒涼者。固迥不相同。



矣。

陝縣城中有羊角山下臨黃河風景極佳。對河卽山西平陸縣。黔南景其潞有聯云：「青山如龍入雲去。黃河之水天上來。」蓋其地實景也。城北有召公祠。相傳有甘棠樹。爲召公聽政處。但據考。頗有疑義。今所存者僅一枯樹。實爲後人所假託者。城西南二里許有鷄足山。山上有仙翁祠。所祀爲河上翁。唐人詩所云：「河上仙翁去不回。」卽指此。上有望仙臺。係漢文皇帝所築。又有仙洞。相傳爲李鐵拐成道處。凡此皆帝王時代迷信神仙者所留之痕迹。倘誦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之句。寧不啞然失笑耶。

## 謁河上翁祠

鷄足山頭殿宇開。玲瓏樓閣似蓬萊。曾勞漢帝頻頻望。應有仙人冉冉來。河上音容空想像。洞中歲月費疑猜。春婆夢醒知何日。爲撥紅羊劫後灰。

午後三時五十分。到站候車。赴靈寶。買票後。測之甚久。不見車到。心殊焦急。嗣據路警言：「車不進站。可前行百步外上車。」依其言而往。以行李累贅。上車頗感困難。幸同行人多。始

免誤事。於時路旁見有紅十字會之救護隊。方在放粥。災童約四五百人。分兩排。對面席地坐。一辦事人依次持粥分給。秩序一絲不亂。其辦事處設在鄰近一火車上。似爲流動性質。以情理推測。當是陝甘災童運往南方留養者。但以時迫。不能下車查詢。無由證其然否也。上車後。約一刻鐘。車即開。衆意陝靈相距僅六十里。到靈寶當不至過晚。不料行未五分鐘。忽然將車頭摘去。竟在車中枯坐十小時。方再開行。此十小時中。夜色蒼茫。人聲嘈雜。有言軍隊搶車情形者。有言匪徒劫車狀況者。車中既無位次。又未裝有電燈。旅客一切行動。皆暗中摸索。其時車雖未開。而汽笛嗚嗚。不時仍有車頭來往。車旁開車之小洋號。亦隨之吹動。究不知是何用意。或謂：「陝地多匪。車既停駛。恐被匪知。或動劫車之念。故作此行車狀況。以掩人耳目。」自此言出。衆益危懼。然亦無可如何。殆有敢怒而不敢言者。午夜二點五十分。方開車。據聞此事真因。乃係某要人欲乘此班車西行。而夜間小有應酬。至二點多鐘。方上車。故停車以待。嗟在武人權勢下之行車狀況。如此類者。正難一一數也。

(九)回首中原方痛定

□ 刀兵與水火。

□ 交迫豫西南。

□ 無那富塗者。

□ 猶多虎視眈。

二日。午前三點四十分到靈寶。入車站。經過數次檢查。尚無大留難。行子後者有一歐人。查詢知爲俄籍。向索陝豫軍官所給護照。無以應。遂被扣留。其意蓋防敵人藉外僑以探軍情也。步行一刻鐘。抵西關。住大金臺旅館。安頓行李。布置寢具。方欲交此。而東方已大白矣。靈寶已近陝西。此次來豫看災。至此已可告一段落。特記其大要。以備遺忘。豫省災區。東北較輕。西南較重。豫南以汽車不能直達。中途匪患可虞。難於前往。豫西以有隴海路可利用。沿鐵路各縣。多經下車訪問。如洛。新。瀋。陝。靈。閿等縣。皆爲重災區域。而新瀋間之宜陽尤甚。蓋其地介於唐（生智）孫（良誠）兩軍之中。彈壓無人。匪徒乃得乘虛而大肆蹂躪也。至於鄭縣。臨汝。洛寧。盧氏。伊陽。自由。平等縣。災情亦不相上下。而鐵道不通。地瘠民貧。平

時已多匪患。今更加以荒旱。匪勢益形猖獗。民不堪命。於今爲烈。據聞宜陽一縣。匪徒多至四十餘桿。其頭目爲王殿閣。閻書秀。李東臯。王松傑等。洛寧匪首有李其芳等。陝縣匪首有楊得慶。楊萬宗等。各擁衆數千人。任意搶掠居民。搜括糧食。人民至此。雖有田禾。亦不敢歸家收穫。况又繼以荒旱。故致災民流離失所者。日有增加。又聞平等一縣。已兩月無官。伊陽至今。猶爲匪踞。其他已收撫之匪。而行爲較匪爲甚者。尤難盡數。總之豫省荒旱。乃與匪患互爲因果者也。

豫省交通。尙非十分困難。而災情已如此。重大。種其因者。厥爲歷年之兵災。良以中原形勝。自古爲用兵之地。每一用兵。無論誰方勝負。均於民生不利。蓋兵來時之供養。兵去時之需索。兩軍爭戰時之焚燬破壞。皆人民直接之損傷。而無辜之死亡流離。尙不與焉。損傷既衆。則富者皆貧。貧者既多。則以生活相迫。流而爲匪。且人多流亡。家無蓋藏。則田地荒蕪。疫癘時行。乃事勢所必然。古人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豫省今日之災。其造成之原理。蓋卽如是。易言以明之。豫省之旱災匪災。其來源皆由於歷年之兵災也。猶記前日在灑池時。有

鄉人言：「日前下一場大雨。土匪減少大半。」其意蓋謂：下雨後，匪之有用者多回家種田，故匪之人數爲之減少。細味此言，可知匪吳乃人所迫成。以上所言，爲欲從根本上救濟者所應知之一點也。若爲目前救急計，則以相當兵力，先將匪之首要除去。其迫從者則放之歸農。一面疏通鐵道車輛，多運振糧及麥種，乃今日豫省切要之圖也。

靈寶縣長王善友、縣黨部執行委員翟懋齋、振務會張偉臣等，均來談靈邑四鄉盜匪縱橫，軍隊正在辦理招撫。饑民死於道途者，無人掩埋。市面情形，殊爲慘淡。飯後偕王君至西門內外散步。歸途見一老叟，面牆而泣。其旁立一童子，對面臥一婦人，詢之云：「係榮陽縣人，住閩鄉多年，買有二百多頃（百畝爲一頃）地，今年收成不好，弟姪等多被匪拖去，祇餘余等大小三口，刻下流落此間，病餓交迫，腰間雖有二百頃產業的契紙，曾不能換得一餐飽飯。這又怎樣是好……」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余於時心傷無極，願限於力量，又不能爲之設法，以作根本之救濟，無已，祇好含痛贈與銅錢二千文，俾圖一飽。此等處最使余精神痛苦也。連日勞頓，今稍安閒，故八時許卽就寢。

(十) 遙瞻函谷又神馳

□ 統國難爲國

□ 函關已不關

□ 猶留秦月在

□ 細認舊河山

三日。臨海西行車。至靈寶已爲盡頭處。再西行。須乘長途汽車。今日無西行汽車。不能前進。

入城游觀。見有招撫土匪之布告。又見軍隊招人領取遺土之布告。此布告頗有趣。錄如次。

第二路編遣區第二軍部爲布告事。頃據本軍第四混成旅旅長王康德報稱。竊據職族

第一團長陳中如呈稱。該團第二營營長王金中。於九月十九日。在號略鎮駐防。赴磨房

磨麵時。行至途中。拾得藍布口袋。內裝烟土一饋。白布一捲。當經徧詢並布告在案。無人

認領等情。呈繳前來。合亟布告。如有在號略鎮遺失此等物品者。趕速來部認明。具領爲

要。軍長程心明。

此布告初視無甚重要。細思烟土可以隨便攜帶，與尋常物品無異。倘有遺失，官長亦視爲尋常物品，公然招人領取，而不以爲異，然則靈寶烟禁之廢弛，至如何程度。蓋可不言而喻矣。行至近城轉角處，見有三碑，一刻「老子著經處」數字，一刻「猶龍真窟」四字，均明萬曆時所建。一爲重修老子無極洞之碑，乃清時人所立。此碑上有屋，今爲街長所住。門扁不得入。此屋中常有老子所遺之洞窟，未入觀，無從懸揣也。又聞城外一里許，有老子廟，中有道德經全文之碑，甚欲一觀。行至半途，鄉人言：「碑已爲人毀去，廟已被敗不堪。」不之信，仍前行。一路所見，多爲叢林，蓋叢爲靈寶出品之一。其地特製有酒棗，可久藏不變味。至廟果見廟已全部被毀，存有三五零落碑石，細視之，均非道德經文。僅見壁間刻有不完全之道德經文一方，係清人張慎所書，刻者爲高文深，尙非甚古者。又有大鐘，大香爐，各一，均陷入泥中。有石棺一，中貯泥沙且滿，石蓋另置於牆邊。廟門外有一碑，上書「明中州義士門水焦公之墓」數字。廟內有古柏六株，兩株較小，四株大可數圍。當係數百年古物，顏色萎勢，皆與現代樹木不同。惜余不善寫生，否則畫一二株作稿本，固甚佳也。

瀘關黃河帆船



老子廟被毀感賦

猶龍真窟本來無。求劍剗舟已太愚。道德不曾磨滅盡。人間終可覓蓬壺。

出廟轉向黃河岸邊行。風景頗好。其旁堆積速糧振糧甚多。皆欲由此用船西載者。黃河行船。僅靈瀘一段。如往洛陽船即不可行矣。途遇翟琳齋君。邀往南關觀紅卍字會放振。此會

設山陝會館內。到時領粥者已紛紛前往。婦女約數百人。在院中分左右就地坐。童子數百人在正殿地上坐。合讀運動歌。維持秩序者與立講臺上。教字者均就羣兒中選擇其年長爲之。課文寫於黑板上。一兒執竹棍。點字高呼。羣兒依聲和之。亦似頗經訓練者。蓋辦振者利用此餘晷。以使英童略識數字也。

午後再入城觀覽。先由西門行至東門。皆荒涼不堪。轉入中山街。是爲南門大街。兩旁列肆。除食物外。以藥鋪與布



函 谷 關



莊茶葉店爲多。亦有刻字店與印字鋪一、二家。此街爲全城最熱鬧者。然竟無一書鋪。僅一筆店帶賣幾部舊書。聊爲風雅生色。靈寶水好。故婦女顏色多美麗。相傳楊太真卽生於此。然其故里究在何處。問之士人。亦無知者。惟見當地官廳文告。有道及靈邑所屬之號略鎮者。而楊妃有妖會封號國夫人。然則號略鎮當卽是號國夫人所封之處。而楊妃故里或亦去此不遠。是否容待他日細考。又靈邑婦女顏色好。相傳已久。古有童謠云：「出潼關。過閿鄉。走到靈寶討婆娘。」亦此意也。

靈寶懷古

雄關咫尺臨函谷，問俗探風且駐軒。曾產名花傾一



下平。所上山坡，尙不十分險峻。沿山禾黍，一碧無際。惟車行甚疾，不能下車細視其所結稷實爲何如耳。

函關新開汽車道



別尋蹊徑開函谷，大力無勞借五丁。穩度雄關天失險，漫言秦嶺地難平。輪般而後多機巧，牛馬從今莫競爭。萬里長風如有便，願隨宗慤事遐征。

過閿鄉，本擬停車一二小時，入城向振務會詢問，吳况適以天雨不便步行，乃止。午後五時許，到潼關，關有一「豫秦交界處」碑，關

下 關 流

上刻有「天下第一關」五字。又行里許，方到西關。此處地形險峻，舊時驛車入此關甚困難。今乘汽車，則機力開足，即可安然而過。又從前驛車入關，須換輪軸，因函關道窄。潼關以西路寬，軌道不相同也。今開汽車路，則已無此麻煩矣。入關後，住大金臺樓上。此樓不甚潔淨，以時晚天雨，姑住之。

(十一) 潼關有客談災况

□ 故老述遺史

□ 救災端在速

□ 何來耶教徒

□ 也言國事誤

五日 晨八時許，雨甚大。方將早餐，潼邑紳士甯述俞（號芝嶼）嚴立棠來訪。甯為前清進士，與康南海同年。曾在戶部任事，後因戊戌政變牽涉，放歸，遂服務鄉里。現在潼關辦粥廠，專收留被賣扣回之婦女。（陝省災民多將婦女賣與他省人，以圖一飽，官廳知之，多從半

路扣回。據云：一現在瀘關年歲不好。境內既荒旱無收。境外糧食又難運入。所感受者實爲交通不便之痛苦。曾向放振機關條陳。請趕辦瀘臨輕便鐵路。以專運振糧。蓋救災之道。最宜迅速。同是一款。同是一糧。時日一遲。便減少許多利益。例如前清閻敬銘督山西時。故事即可作爲佐證。閻爲清時有名之理財家。其官戶部時。鐵面無私。庫中常有盈餘。及督晉歲正凶荒。閻因計較某處糶賤。某處糶貴。不肯速辦振糧。致多死數十萬人。一時議者多責備之。以彼例此。故現在救災最宜迅速。至於麥種。關係來歲收成。尤非速辦不可。以余個人意見。頗主張將省外未運到之麥種賣去。將款匯來。就地買麥。以便早種。若農時一失。則雖有麥種。亦無所用矣。又云：「清時山西旱災。婦女被賣出省者太多。後來年歲豐收。遂有男多女少之痛苦。今陝省災荒。婦女竟任意賣出。將來爲害必甚大也。」

正談論間。縣長王國煌來謁。王係新到任。乃以武員任文職者。人頗爽直。據云：「曾在軍營多年。爲保定軍官學校第五屆畢業生。由排連長遞升。以到今職。皖直戰爭。亦曾身臨前敵。」因念於今世亂年荒。兵多匪多。縣長爲一縣民命所寄。尋常文弱書生。殆難勝任愉快矣。

午間。嚴立案邀宴於鼎香棧。甯王亦在座。所設爲海參席。僅玉蘭片一菜。聞須三元之鉅。全席殆非二三十元不辦。席間談及匪患。王云：「陝省之匪。與河南異。河南之匪有桿。每行輒以千百人。陝省則匪多而散處。每到一地。僅三五成羣而已。因此軍隊勦匪。往往兵來則匪去。兵去則匪來。欲行勦滅。殊感困難。前次張鳳祥帶兵勦匪。亦無大效。不但單人在路易爲匪劫。卽長途汽車亦有被劫者。後由省中當局計畫。先從汽車着手。每次行路。必汽車六七輛同行。中有一輛爲護路車。乘者皆爲攜手槍之便衣兵士。一遇匪來。則出手槍力格之。不久汽車行處。遂無匪患。次更籌及單人行路。於是令兵士衣苦力衣。拖人力車。另一兵士化裝如常人。與之同行。車過時。匪以其可欺。起而行劫。兵士則出手槍立擒之。依此法行多次。赴西安大道。乃得安然無事。」王君所言。容有賂事誇張處。然散匪難治。殆亦實情也。

餐後。至甯君所辦之收容所內參觀。途中遇一出喪者。儀仗皆無。前行者僅紙人馬各一。孝子男女皆步行痛哭。兩孝孫扶棺而行。孝子頭上孝布作尖形。所披之麻作方形。繫於額上。所執之喪杖。有綴紅花者。此皆與他省風俗不相同之處也。收容所內之婦女約數十人。服

飾形狀。皆慘淡可憐。居處臥具等設備。是否合於衛生。蓋甚難言。殆爲經費所限。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所外爲耶教徒所辦之福音堂。余等經過時。一歐人自堂內出。不問余等爲何人。即大聲以信耶教相勸。並對於該省執政者多微言。然亦有道着弊端處。僅就渠箇人論。雅不愧爲一純粹耶教徒。聞已在中國四十餘年云。

下午無事。由東門循城而行。登城北望。見一市鎮。詢知爲晉省永濟縣屬之風陵渡。從陝州至潼關。如行旱道。可自豫邊入晉境。經平陸等二三縣。以至風陵渡。路殊險。不易行。然豫陝間之一捷徑也。如行水路。則由靈寶乘船。亦可至風陵渡。以達潼關。蓋潼關乃豫晉秦三省之交點也。形勢殊雄偉。可觀。出關後。折而西行。見關外白骨纍纍。並有骷髏數具。心爲寒戰。不安者久之。

過潼關

百二雄關拂曉開。葱葱鬱鬱氣佳哉。晴雨已自同方軌。楚漢曾經掃劫灰。秀色宜人迎嶽入。黃河如帶自天來。而今秦晉常修好。不用鷄鳴狗盜材。

(山華望上道陰華)員團吳視之上道山華西陝



(十二) 華嶽西行拜古祠

□ 行盡華陰道

□ 汾陽有故居

□ 魏嶽遺像在

□ 數典敢忘諸

六日 晨六時許由潼關乘汽車赴長安出關行數里卽遙遙望見華山。惟路旁多土山相遮不免時隱時現。意有所觸遂口占一絕。

由潼關赴華陰廟道中

雨過雲收路未乾。晚秋天氣已微寒。如何眼底多丘阜。遮住仙靈不許看。

行三十里至華陰廟內有碑林有秦時柏又有老君青牛樹掛甲樹等又有五鳳樓登之以



望仙人掌。最爲清晰。然以駐有軍隊。不能久留。意殊戀戀也。華陰廟爲一名鐘。東西約長一里餘。甚熱鬧。鐘有行宮。乃前清所建。今已沒。爲兵房矣。出鐘。卽見華山下車攝影。徘徊久之。

過華陰廟望嶽

卅年不走華陰道。客裏重遊思怕然。天外峯高含宿雨。林邊日淡罩輕煙。層層翠嶂排空際。朵朵蓮花現眼前。會有時登西嶽上。好從靈鷲學神仙。

王君愨三言：「過潼關後。回首望嶽。如司寇冠。」行近華陰縣時。回望西嶽。果如一僧帽。行二十里。至柳子鎮。鎮西數里。有太平橋。爲古希夷墮驢處。所以名太平橋者。因周太祖至此橋時。曾云：「天下從此太平矣。」故也。行二十里。爲華州。其東五里。有唐郭汾陽王祠。路中尙留一木牌坊。中書「敕建唐汾陽王祠。」旁書「再造唐室。」「功蓋天下。」祠內兩壁刻詩甚多。茲錄一首。以留鴻爪。

唐室中興第一功。純忠千古此英雄。當年不遇青蓮薦。終老少華草澤中。祠已破敗不堪。僅有大門。門內牆垣盡倒。院中有兩碑。係記汾陽一生功績者。惟無時間抄

郭 汾 陽 祠



鏡殊可惜也。王像尙完好。拜謁後瞻仰之。奕奕有神。但屋上已有洞漏雨。恐亦不能持久也。

謁汾陽王祠

封建遺規我不思。水源木本總應知。戰功赫  
耀傳千古。廟貌荒涼又幾時。空有穹碑供撫  
認。已無門戶可支持。周姬孫子盈天下。忍令  
若敖終餒而。

(十三) 遺踪歷歷尋前代

- 不見新豐酒
- 難尋妃子池
- 長安猶是日
- 遠近有誰知

行二十五里。至赤水鎮。又二十五里。爲渭南縣。

至此已日中來去汽車停駐者不下二三十輛。下車午餐。見沿街店家多懸紅白紙棍。並附一小牌。上書「棒子發莊」四字。詢之士人。知爲賣鴉片之符號。並有一家書有官膏銷售等字。然則此處烟禁情形如何。蓋可不言而喻矣。又四十里爲零口鎮。又三十五里爲新豐。

相傳此城爲漢高祖所築。用以慰太公者。其地酒頗著名。但今則並無佳釀矣。又聞鴻門城卽在新豐城東。未下車不知有無遺迹可尋。行二十里。至臨潼縣。距長安尙有五十里。秦之阿房宮卽建此處。南門外有華清公園。中有華清池。唐楊玉環所曾賜浴之處。公園在驪山下。分爲兩院。一名民衆浴池。一名凝香池。皆馮玉祥所題。凝香池布置較好。有煙茶及侍役之人。浴者須代價一元。民衆浴池可隨意自浴。不取費。惟池門貼有「官長浴池」、「士兵浴池」等字條。此處余於三十年前。侍先嚴游官秦省時。曾

華清溫泉陝西臨潼縣驪山下



一經過園中樓臺亭閣甚多。馬車一輛。在內一宿。僅用去賞錢二百文。余所浴處。在一花廳之套間內。池甚小。布置甚都麗。今又來此。情形迥不相同。房屋既多毀壞。浴池亦較大四倍。而向所盛稱之第一池（卽楊妃所曾浴處）且被人填塞。杳無跡迹。可尋矣。

華清池感賦

又是涼秋九月時。蘭湯試浴我何之。驪山坡下都尋徧。不見楊妃第一池。

園中有一部土木堆積。磚瓦凌亂。似有修理工事。舊時亭閣。四壁多刻名家題句。今已多半倒塌。碑石之有詩詞者。亦拋置路旁。無人過問。余竊憫之。特剔蘇搢石抄錄一二。以留紀念。

風流子

古齊僕散汝弼良弼（金正大三重九日）

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疊。瑤環看浴。醇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蕩子隳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候月事無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賴有紫囊來進。錦機傳看。曉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

七截二首

其一 謝查子美題。（政和丙申三月十日）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嵬。誰人得向長安道。曾浴蘭湯十二回。

其二 陳懿叔白新康守就移提舉川陝茶馬。至此遇雪。偶書（元豐五年十月）

三伏登途澈盛寒。客程猶未解征鞍。明時用舍皆公道。自是非才進路難。

余與王君同浴一池。浴處僅佔池之一小部份。其得水之溫度。不冷不熱。置身其中。幾欲浮起。此水夏冷冬熱。春秋正相宜。浴後週身爽利非常。水之來源出自驪山中。含有硫酸素。故洗之能去毒殺蟲。行三十里。至灞橋。涇渭二水至此分流。河中成有一灞。故名。此橋爲唐尉遲恭造。唐人送別。多於此橋。故又名消魂橋。兩端有「東接肴函」「西鄰巴蜀」八字。橋甚長。王君曾數過。約五百餘步云。

灞橋

唐代遺規質不華。消魂橋畔柳枝斜。水經此處分涇渭。地再西行近蜀巴。夾岸依然迷樹

(里十二東安長在) 橋灞西陝

影離人應不唱楊花。會當風雪騎驢背。貯得詩囊便是家。



其二

灞橋前日認真真。惜別如今迹又新。已是歲寒風物盡。敢將衰柳贈離人。

行十里爲灞橋。又十里至西安。是爲陝省之都。會因駐焉。是日沿途所見。禾苗盈野。一碧無際。莫情似尙不大。但不知各縣情形。何如耳。入城後。見市廛繁盛。憧憧往來者。亦肩摩轂擊。殊非余等離滬時所聞之秦省狀況。行裝甫卸。中山日報記者仲凌漢。西安市日報訪員楊彬青。卽先後來訪。意殊誠摯可感。

(十四) 死氣沈沈語漢京

□故都猶有市。

□未若所言甚。

□到服瘴氣多。

□有災無人問。

七日。晨起。田君以熬饅早點相詢。余意必用蒸饅和雞蛋煮湯。其味似尚不惡。及食時。乃係用鍋虧煮牛肉。質多而味濃。竟不能食。亦胃弱之故。旋與馬王二君出外散步。先至圖書館閱報。次往西北銀行訪友。途經梳篦肆及飾物店等。皆甚鬧熱。旋至舊書店。爲培師購書數種而回。

先是未蒞陝時。曾聞人云：「西安災民甚多。居戶偶一開門。乞丐卽擁門而入。與之錢不受。但索湯飲。街巷之人。每有隨行隨倒者。」到省後。細爲訪查。上述情形。已爲過去之歷史。因數月前曾辦粥廠及乞丐收容所等。九月又得微雨。物價賤跌。人心較定。現在每日仍有乞丐收入所內。日食以粥令之作工。此類乞丐。雖不盡爲災民。而由災民流爲乞丐者亦不少。

午間道經中山圖書館。見其轉角處。有人臥地食泥土。路人見者多不忍。爭投以銅圓。仍食不止。或詢之。但以手指腹。不作答語。有欲送之入收容所者。搖首示不願。當係災民餓極。食土以求速死者。其情亦大可悲哀。

田君來邀晚餐。席間有田君同學潘遠舫君。上海復旦大學文科畢業生也。二三月間。方由滬回西安。今在教育廳任督察。又兼女師校教科。人極和藹。可親。談次。知西安尚有戲園。並有正俗易俗兩社。亦各附有劇場。其辦法。乃專收貧寒子弟。令之上午讀書。下午做戲。不收學費。於改良風俗之中。寓有救濟貧寒之意。甚可取也。

潘君云：「省城各校。今方開學。蓋世亂年荒。入學者少。故有此現象。省城有大學一。中學數處。女師校一。女校學生有正科。有附中及小學。正科共五班。全校人數約五百餘。此外尚有女界團體。名婦女協會。但有名無實。僅出面之數人。借以活動而已。西安女界中心。蓋在女師。校長爲沈硯青。亦比校畢業生。曾出外留學。得有學位。任職尙未久。」又云：「陝人性剛直。不易使之動。一動之後。亦不易使之靜。在民國十五年以前。西安女界閉塞殊甚。自圍城



以後受一種至大之刺激。近一二年中思想行動。居然大有不同。女師校之師生。其見解亦不後於東南諸姊妹。惟程度或稍有參差耳。至於男界。反覺暮氣沈沈。因前經共黨之禍。頗多慘殺。清黨而後。人多戒心。懼釀至今。乃有此麻木不仁之現象。殊可使人長太息也。一席將散。又來一張君。名學。字劍雷。係陝西勸匪總指揮部秘書。亦曾與山君同學者。人甚精幹。言詞間頗欲余等往見宋哲元。余等恐宋忙不使多煩。婉謝焉。

(十五) 忙中偷閒看古字

看罷流亡戶。

來探翰墨林。

秦碑與唐碣。

滿眼盡頹雲。

八日。振務會坐辦楊君仁。晨間來談。相攜往民廳晤鄧長耀廳長。寒暄畢。鄧君爲述陝省災况。略云：一、照陝省平素情形。一年豐收。可供三年之食。故民間多有存糧。小有水旱。儘可

自行救濟。今次之災。則非偶然。歷年兵匪蹂躪。相逼而來。民間蓋藏。已消耗殆盡。所以去年一旱。便致不可收拾。馮氏（玉祥）去秋回陝。曾設救災會。由各縣分投調查災况。自己先捐五萬元。又由各方勸募捐款。然爲數總不多。前清光緒三年。陝省旱災。清廷曾以銀三百萬兩來陝救濟。其後庚子之災。亦以糧九百萬石。銀三十萬兩救災。今番陝災。較前尤重。就西北各省論。陝乃一筭災區。而所得振款。不過二百萬。實難濟事。幸當局主張人人運糧。所以雖遭荒旱。至今年一月。米糧價猶未大漲。不料時局一變。馮軍退陝。交通中斷。爲時過久。遂有今日困難狀況。在時局將變之初。馮氏祇謂不一二月即可決定。不料事變之久。一至於此。此爲陝災重大之原因。至於冬振春振。刻均尙在計畫。所需棉衣。已做二千餘套。慈善團體亦做有一千多套。災民有數百萬之多。而禦寒之衣。僅此區區。正未知如何度此嚴冬也。一又云：「販賣婦女。本在禁止之例。但爲逃生命而出賣。情形微有不同。且若一定嚴禁。則勢必相守以俱死。目觀其死。而不許其逃生。於心亦良不忍。故苟非大批買賣婦女。或買者確爲可靠之紳商。官廳亦默許其領去而不窮究也。」

午後二時許，命車往府文廟看碑林。其時工人甚多，方在塌印，似屬公開性質。聞省公署內，尙有新出土之碑多種，則非樸關中人。殆已入觀，碑林在大成殿後，好碑甚多，看不勝看。姑就余所心愛者記出一二如后：

東陵聖母帖（唐釋懷素書）

石臺孝經（唐玄宗書）

顏家廟碑（唐顏真卿書）

多寶塔感應碑（唐顏真卿書）

御史臺精舍碑（唐梁昇卿書）

與郭僕射書（唐顏真卿書）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嶧山刻石（秦李斯書）

篆書目錄偏字源碑

篆書千字文（宋袁正己書）

十八體篆書（宋僧夢英書）

黃帝陰符經（宋郭忠恕書）

唐國師金禪師碑（吳通微書）

智禪師碑（史維則書）

天冠山詩（趙孟頫書）

四壁刻歷代名人詩句甚多，爰擇錄數首，以備後日觀覽。

明定襄伯郭公紀行詩八首

謁開平王廟

高皇提劍掃羣雄。血戰惟王最有功。三楚煙消湖水變。六驂天遠虜圖空。嚴祠歲月成今古。開國河山誓始終。濱海兒孫零落盡。傷心誰復記遺功。

過西嶽遇雨

蒼煙暮靄翠中深。萬朵芙蓉疊翠岑。自古神尊當望帝。暫時雲起便成霖。仙人猶試撐天掌。逐客空懸捧日心。好待東歸修祀事。自拈香幣一登臨。

再登西嶽

朝登西華倚空霄。一柱撐天奠六龍。舉手快扶紅日上。搔頭惟覺紫宸高。三峯晚月明珠樹。千歲春風綻玉桃。我豈不知仙可學。欲將勳策報唐堯。

謁汾陽王廟

廟貌森嚴自不同。千秋何幸識遺容。同宗敢下崇禛拜。爲將當如尙父忠。金劍夜寒龍掛

兩。靈旂風動馬嘶空。傷懷今古無窮恨。細讀穹碑想戰功。

過潼關

秦關百二氣佳哉。日色蒼涼拂曙開。華嶽千峯皆北拱。河湟一水自東來。漢棧徐渡元無險。楚炬才消但有灰。六國未亡秦已滅。淒涼空使後人哀。

過回中謁王母廟

水光山色晃簾櫳。玉殿高居阿母宮。青鳥未歸空夜月。碧桃初綻又春風。滄涼不解相如渴。狡奸猶思曼倩工。便有尋仙還自笑。茂陵衰草夕陽中。

過清嘉驛值雨

奉詔東還慰老懷。六千餘里七年回。山頭路繞層雲去。浦口人隨細雨來。到處肯鴉驚馬起。誰家寒菊冒霜開。秦關隴樹歸心急。况是荒城畫角催。

過金城關

東歸今日到皋蘭。鐵馬金戈曉渡關。秋色已隨征雁去。邊城爭看遠人還。承恩又上紅雲